**最后一期《前进报》**

1968届高中 4班，朱克俭

1965年春,我即将在北京80中学初中毕业，同学们都在考虑升高中的打算。北京80中是朝阳区最顶尖的中学，在那时每年的高中毕业生也不乏考上北大，清华等全国著名的大学，而且我们初三1班，从1962年入学时就是学校的实验班，基本是全部保送进入本校的高中。北京80中，离我家很近，走路也不过5分钟。我从初中开始，就是学校的学生干部，刚到15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并很快担任了学校的团委委员，所以对自己高中的道路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想法。然而一件事，却打破了自己的报考高中的常规之路，也可以说改变了自己人生的道路。

我们上初中时，正值中国女排引进著名日本排球教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法，我们80中又地处北京工人体育场旁边，工体体校自然把80中作为大松博文魔鬼训练法的训练基地。于是从初二开始，学校里身材稍高一点的同学，就在工体体校的专业老师指导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排球魔鬼训练。这种“三从一大”的训练，给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意志和身体体能的锻炼是终生难忘的，这种训练的强度远远超过后来在101中的体育训练强度。我自己的身高在一般同学中是较高的，但是也很难达到专业排球运动员发展的要求，所以，到初三时，已经慢慢淡出了排球。而由于当时排球队非常重视基础的田径训练，1965年春，我代表80中参加了北京市朝阳区中学生运动会，取得了两项朝阳区中学生运动会的初中组的第一名。于是，我自然代表朝阳区参加了那年在先农坛举行的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说老实话，当时朝阳区中学生体育运动的水平与海淀，西城这些区县是无法比拟的，所以在先农坛，对我来说，只是走走过场，很快就名落孙山，成为一名先农坛的观众，而正是先农坛使我第一次知道了101。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赛场上，当运动会的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报告各组运动成绩时，反复播出了一个我从来未曾听说的名字，“101”,“101”。101的激情顿时感染了我，我不知道101是什么，也不知道101在哪里，而101 却使我沸腾，101让我向往。

正在先农坛我下定决心，高中要报考101中，然而101中在哪里，什么是101中，我一概不知道。直到我拿到101中的录取通知书，我才知道，101中离我们朝阳区是那么遥远，当时北京市的公共交通系统远没有现在发达，北京市第一条环路，“三环路”还没有打通，只有东、北、西三环，是真正意义上的三环路,而不是现在排序意义上的三环路（这也是北京市第一条环路起名的由来）。从我们家,现在地标的地名三里屯到圆明园，要穿过整个北京城，乘三趟公共汽车，单程要超过三个小时，然而，从家到圆明园的路固然遥远，但，当我从北京大学西门下车，沿着黄灰色的皇家园林的围墙，第一次步入101中，漫长的杨树大道给我深邃，荡漾的荷花池给我向往，粉红的桃树林给我遐想，潺潺的自流井给我流连，似乎近在咫尺的101，对我们是这样遥远。什么是101，当时我不知道。当我们慢慢融入101，又逐步毕业远离101，我们才渐渐理解了101。

来到101中，首先，深深感染我们的是革命传统教育与政治理想教育，这是我们这些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感到的巨大差别，就像我在先农坛感到的体育运动的差距一样。本来考入101中我只想在这里静下心来学习，努力赶上北京市这所一流中学的步伐与节奏，但是，很快我发现，在101中很难。到学校后不久，我们高一（4）班的班主任韩意老师找我，让我去学校的广播站《跃进之声》工作。韩意老师是我在101中的班主任，年长我们这一届学生只有10岁，可以说是我们真正的良师益友。我在《跃进之声》担任文字编辑，时间并不长。当时一起工作的同学，现在能记起名字的好像只有何世鲁、林环等。大概在《跃进之声》工作了二三个月后，学校团委的老师找我，让我去学校的校刊《前进报》工作，而且去接高二于秀慧的班，担任《前进报》主编。

《跃进之声》广播站和《前进报》是在学校团委直接领导下的宣传阵地，在学校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前进报》，作为文字媒体，更是需要把握好每一期。所以，当时《前进报》的每一期主题都要鲜明反映时代的方向，通俗解答学校学生的思想动向，同时，每一期的出版也是精益求精，要确保语言文字的准确。在一个崇尚革命传统与政治方向的中学里，出版好《前进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要提高出版，编辑组人员的政治理论素养，对我来说，就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特别是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著作，所以，在101中《前进报》的团队，首先是一个学习的团队。正是这样，到101中，对我来说变化最大的是对社会科学的兴趣，这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50年后，一次我们80中的同学，聚集在北京城区的至高点景山，面对故宫黄灿灿的琉璃瓦，他们问我，朱克俭，你初中数理化学习也很好，为什么后来喜欢社会科学了。面对他们，我似乎是无语了，是101中造就了我，是《前进报》造就了我，说实话，就是没有1966年的文化革命，我已经不把北大、清华理工科作为自己高考学习的目标，而想直接报考一个著名的社会学的高校了。

我到《前进报》时，我们是每周双刊制，每周一，四出两刊。《前进报》的工作人员分成编辑、出版、美工三部分，老主编于秀慧调离前进报后，我们编辑组有朱平、胡生、闫江和我。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处在社会动荡与变化中，特别在101中，对普通中学教育改革，不但是理论讨论，而且从1965年开始，进行了普通中学“半工半读实验班”的招生实践。这些，必然要引发同学思想意识上的是否要对旧教育思想再认识进行热烈的讨论。还有当时，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已经通过学校里高级干部的子女在学校中广为流传，引发了大家对社会主义时期“公与私”价值观的讨论，等等。所以，《前进报》的出版一直是非常严谨，大家对每一期的出版主题，组稿选稿，美工文字的选配都十分认真。《前进报》严谨的工作作风造就我们的工作作风，对自己日后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受益匪浅。从我来到《前进报》，《前进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一直是有条不紊的进行，慢慢也就习惯了。

然而，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则新闻改变了一切。1966年6月1日，星期三，按每周双刊的计划，6月1日下午，我们已经完成了新一期《前进报》的出版，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新一期《前进报》安放到报架上。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一时，引发了101中校园的动荡。北京大学离我们101中很近，5月25日，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后，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学校，引发了校园里多种议论。所以，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一播出，大家立刻感到一种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没有联络，没有通知，《前进报》人第一时间从各自的宿舍、教室都聚集到了荷花池畔。大家见面后都很焦急，究竟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大家都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于是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感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央发声了，我们《前进报》一定要表个态，一定要在明天出版时表个态，与中央保持一致。说干就干，于是大家马上把已经完成的那一期《前进报》擦掉，开始新一期的出版。就这样，一期没有计划、没有稿件、没有排版的《前进报》出版工作开始了。朱平、胡生、闫江等编辑部的同学当场写稿，组稿；出版，美工当场设计版面，抄写。大家忙了小半夜，很晚才完成。当时的版面内容，具体是什么，我们也很难回忆起来了，大概就是标语式评论，表示支持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第二天一早，在同学们吃早饭前，我们就把这一期新《前进报》安放在南楼旁的报架上。在食堂吃早饭时，《跃进之声》的同学问我，你们是什么时候搞的，这么快。我说，昨天。这期《前进报》是101中关于文化革命的第一个新闻稿。但是，很快，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这期《前进报》就被群众的大字报覆盖了。正是从这一天开始，101中卷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前进报》也停办了。

从1953年，师大附中二部选址圆明园，在建校劳动中，胡双宝等学长创刊《前进报》以来，《前进报》伴随着101中一起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前进报》人精心培育，呵护着它，13年来，阅读《前进报》已经成为101中同学们的必须。然而，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6月2日起，《前进报》终于停刊了。

几十年后，每当我们再一次步入圆明园，去寻找潺潺的自流井，碧波的荷花池时，我们更怀念伴随101中成长的《前进报》，《前进报》是无形的，但《前进报》在我们心中是永远的。《前进报》已经停刊五十年了。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101中，在悠久历史沧桑的圆明园里，凸显的是现代文明，学校的宣传媒体也被现代化的电视台、互联网替代，然而在101中，你依然可以感到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什么是101，什么是《前进报》，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回答，而前进就是青年人的向往，前进就是我们大时代的方向。